



我的一部海鸥牌老相机

□魏太红

我有一部老式照相机，珍藏在我家书柜的玻璃橱窗里，这是一部1968年上海生产的海鸥牌120-4B双镜头反光相机，每当我盯着它的时候，总会不由自主地发起呆来。

说起相机的来历，还有一段往事。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我哥在县革委会（当时的县政府）当通信员，后因工作调动，哥哥到了商贸系统，当了国营照相馆的一名技术员。

1984年，我考上了大学。那年，我常到哥哥屋里去玩，好几次都看见了这部相机。这是一部有着棕色牛皮外套的相机，牛皮外套就像一个倒立的“小鞋盒”。很长一段时间，“小鞋盒”一直挂在哥哥的衣帽架上，仿佛是被遗忘的东西，我知道那是哥哥工作用的相机。我内心十分好奇，但又不敢触碰。终于，有一次，我鼓起勇气问哥哥：“怎么没有把相机放回单位呢？”哥哥说：“这是一部坏了的相机，修不好了。”听他这样一说，我便把相机从衣帽架上取下来，打开皮套，抱在怀里，小心摆弄，却不知道坏在哪里。见我如此喜欢这部相机，哥哥说道：“送给你吧，上大学的时候带去修，修好了就是你的。”我惊讶地望着哥哥，如获至宝，暗自窃喜。

那年我去绵阳上大学，就把这部相机带到绵阳，花了7元多把相机修好了。那个时候，在大学校园里，别说相机，能有把吉他，都会令同学们羡慕不已。每逢星期天，我挂着相机，和同学们一起时常出没于学校的荷花池边、子云亭旁，还有教学大楼前。来一张合影、拍一张生活照，我俨然成了同学们心目中的摄影行家，也因此在学校有了一定的知名度，甚至比我们的班长还小有名气。

因为相机的缘故，我的人缘很好，也学到了很多摄影知识。我甚至煞有介事地传授摄影技术给几个要好的同学，从他们赞许的目光里，我真切感受到知识的力量和校园生活的开心与快乐。

拥有了这部海鸥牌120相机，我的摄影水平提高很快，参加学校的摄影书画展还获得了名次。在学校图书馆，我借阅最多的是摄影方面的书籍，学会了摄影构图和逆光拍摄的一些要领。我翻阅当时蜚声海内外的中国摄影名家的作品，知道了石少华、沙飞；我观赏研究薇薇安·迈尔和亨利·布列松等国际摄影师们的作品，耳濡目染，对摄影美学朴素的理解也让我的素描绘画有了很大的进步。

闲暇之时，我用专用镜头纸擦拭相机的两个镜头，对它精心呵护。相机犹如我的一位好朋友，每次按下自拍快门听到倒计时12秒的“滋滋”声响时，心里特别舒服。如果有一段时间不去触碰相机，甚至有些小习惯。

当时，找不到可用于120相机的彩色胶卷，我使用的是专用的黑白胶卷，每个胶卷可拍摄12张或16张，为节省开销，我学会了冲洗胶卷。晚上，等同寝室的同学们出去上自习的时候，我就把买来的显影粉和定影粉，按比例兑好清水，分装在大盒子里放到床下。关门，关灯，拉上窗帘。钻到床底下，把胶卷取出来放入盛有显影粉的清水盆里，拉住胶片徐徐展开，反复冲洗，最后把胶片放入盛有定影粉的清水盆里做定影处理。不到半个小时功夫，湿漉漉、滑溜溜的底片出来了。用木夹子夹上晾干后，底片上的影像逐渐清晰起来。第二天，再把底片拿到相馆加印，需要多少，加印多少。

一部老相机，陪我度过了大学时代的美好时光，它记录了我的青春年华，也成为我们那一代人集体回忆的一部分。一晃37年过去了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这部老相机虽然早已不再使用，但它犹如一个老熟人、老朋友、老伙计，无论岁月荏苒，从来不曾远离，偶尔瞥上一眼，仿佛就会进行一次心灵的对话。

如今，我两鬓斑白，皱纹爬脸。那部老相机静默在书房玻璃橱角的一角，胶皮开裂，尘埃斑斑。在时光的分分秒秒里，我和它彼此相守，依然留存着一份最美好的回忆与最真挚的情怀。

深秋，与银杏不期而遇

□杨力

秋天金黄一片，银杏树的果实渐渐成熟，偶尔有果实穿过鸭脚似的树叶，掉落地上让捡到的人视为珍宝。银杏树的果实称为白果，《本草纲目》认为它有“敛肺气，定喘嗽”的功效，现代医学确认它有“抗菌消炎杀虫、改善呼吸系统、改善循环系统、改善泌尿系统、清除自由基、抵御衰老”的作用。

白果有这么好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，喜欢它的人自然不少。比如，上海人喜欢炒白果，将洗净的白果带壳一起放锅里炒，听到有爆裂声就可起锅食用。而最普遍的烹饪方法是白果炖鸡和白果炒虾仁，前者先干炒白果，捞出后去壳去皮，再入沸水10余分钟，用牙签将白果芯取出，最后与母鸡放在一起微火煨上十余小时，开盖后香气扑鼻；后者将白果以同样方法至取出胚芯，虾仁剥壳加少许料酒，洗净加蛋清、淀粉混合调匀，另一边备好葱白姜丝，再选切成菱形的黄瓜、红椒少许下锅与虾仁、白果混合翻炒，一道红白绿黄的白果炒虾仁即可上桌。

很小的时候，对白果一知半解，隐隐知道它能治喘病。外婆身体不好，秋天一转凉便咳嗽不止。有一年，外婆又久咳不愈，我恨不得小学门前那棵大银杏树天天掉下果实来，每天上完课间操就来到树下眼巴巴地望着，日复一日。有一次，还真在树下找到一捧，足足有十多颗，拿回家让母亲煮来给外婆吃。事后，母亲牵着我，专程找到小学校的门卫，躬身向好心的门卫表示感谢。原来，是门卫

师傅有感于我的举动，便把天长日久积攒的白果偷偷放在了我的脚下，母亲也从白果的陈色一下判断出背后来历蹊跷。

有了一些经历，渐渐知道了银杏树的不易。如果你能吃到一棵自然长大的银杏树的果实，说明它的树龄至少在二三十年以上。银杏树生长非常缓慢，古人因此把银杏称为公孙树，意思是现在栽下银杏，要等到他有了孙子才能吃到果实，所以，银杏树也是时代的活化石。

我生活的地方有处慈云寺，寺前有两棵两人环抱的银杏夫妻树，树龄都在千年以上，据说这是一对有情人的定情树，既是忠贞爱情的象征，也是秋天观赏银杏的最美打卡地。远远近近赶来的游人，都不忘围着这两棵上千年的银杏树绕上一圈。站在树下，望着直入云霄的树冠和笔挺的树干，猜度着千百年间的世事沧桑，两棵大树要历经何等的天灾和人祸却依然屹立，骤然感到恍若白驹过隙的人生虽然短暂但要懂得珍惜，更让我们悟到要有银杏树冰清玉洁的心性和脚踏实地的一生。

银杏属于秋天，和世间万物一起为秋天装点出喜获丰收的大美景象。

深秋，来一场与银杏的不期而遇，定会带给我们很多美好和启迪。李清照在《瑞鹧鸪·双银杏》中慨然留下“风韵雍容未甚都，尊前甘橘可为奴。谁怜流落江湖上，玉骨冰肌未肯枯。”的诗句，就是借银杏警醒做人要有高尚的人品道德与不同流合污的气节，今天读来仍然会从心底涌起一股暖流。

父亲难得的一次醉酒

□王斌

父亲喝酒的酒龄虽不算短，但酒量并不大，每顿也就是二三两的样子。下酒菜也随便，可以是一盘油炸花生米，上顿吃剩下的半碗回锅肉回锅热热也行。这倒颇像他的性格——说话不快不慢，待人宽厚诚实。

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读小学时。那时，父亲在临近小镇的水口乡政府上班，因为平时工作繁忙，每顿饭都要喝点小酒来解解乏。而一旦上了桌，酒杯一端，父亲便照例要考考我们的。他一只手端着小酒杯，另一只手从盘里夹起几个金黄酥脆的油炸花生米：“来来来，出个谜语，哪个先答出来，花生就该谁吃。”这时的父亲特别高兴，一口喝干了杯子里的酒，接着便说出他的谜语来：“大哥大肚皮，二哥披牛皮，三哥戴纱帽，四哥两头齐，五哥来得迟，坐了一屁股稀泥。”父亲高小毕业，16岁便独自一人到雅安城里帮人。他的谜语自然全都是“远看一点点，近看一点点，一屋子都装不下，还是一点点”这一类的。出完了谜语，父亲的食指关节在桌面上“笃、笃、笃”地敲击着，任由我们瞎猜，就是不说出谜底来。

父亲酒量虽小，却也不乏酒壮英雄胆的壮举，那还是父亲在小镇任工商所所长时的事。10月初的一个中午，父亲和几个工作人员正在食堂吃饭，一个工作人员突然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：“王所长，王所长，那个卖肉的万老幺又在闹事了，还拿了一把刀，说要杀人！”那个工作人员一边说，一边使劲地抹着脸上的汗珠子。“又是这个万老幺！”父亲一听，心中的那股火“腾”地就上来了，他一拍桌子，一口喝干了杯子里的酒，恨恨地说道：“这才处理了几天，专门给我们找麻烦，这回非把

他的歪筋挑了不可。”说着，带上几个工作人员就出去了。

一行人赶到菜市时，老远就看见围了一大堆人。肉贩子万老幺光着上身站在一个肉摊上，手里正挥舞着一把剔骨刀大声叫嚷着：“今天哪个敢上来，老子就捅死哪个！”“万老幺，你要捅死哪个？”父亲也是酒壮英雄胆，他拨开人群，跳上万老幺对面的一个石墩，冲着万老幺大声说道：“万老幺，你80多岁的老母亲还要你来赡养，你上初中的女儿秀秀还要你来供，你敢捅死哪个！”万老幺原本很疯狂，听父亲这么一说，手里的那把剔骨刀一下子就低垂下来。父亲见状，又乘热打铁：“有啥子事，大家下来好好说嘛。”万老幺听了，手里的剔骨刀又低得更凶了，人也跳下了肉摊。一次突发事件就这样被父亲轻轻松松地处理下来。

记忆里的父亲难得喝醉酒，但得知我考上雅安师范学校的消息后，父亲却喝醉了。那年秋天，从学校通知我考上了雅安师范学校的分数线开始，到乡政府给我办理农转非的户口关系，请亲戚们吃酒答谢——父亲每天跑上跑下，人都累得黑瘦了一圈。我到师范校报到的前一天，父亲想好好喝一顿酒。那天，母亲杀了一只鸡做凉拌鸡。父亲高兴地说：“今天一定要多喝两杯。”但那天才喝完第二杯酒，父亲就趴到了小方桌上，而且很快就发出了轻微的鼾声。

第二天一早送我赶车进城时，父亲又恢复了他平时的模样。他站在门口大声叮嘱我：“老三，到了学校要好好学习，将来才会有出息！”这一幕永远地定格在我的记忆里。